

您的位置: 首页 > 进入网站

张 辉

(原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1期)

摘要: 本文以Fauconnier 和Turner(1996) 和Mandelblit(1997, 2000) 提出的语法整合(grammatical blending)为基础, 分析英汉在表达致使移动时概念整合操作的异同, 以揭示英汉句子生成、理解和翻译的差异。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 对比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应相互借鉴, 以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 语法整合; 致使移动; 英汉对比

### 1. 引言:

概念整合是一个普遍的认识机制, 它在科学思维、文学和手势语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Fauconnier & Turner 1994, 2002, Coulson 1997, Liddel 1998, Turner 1996)。Fauconnier 和 Turner(1996)指出, 英语中的语法句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也可分析为概念整合, 并向我们标示出概念整合的操作过程。Mandelblit(1997)进一步发展和概括了Fauconnier 和Turner(1996)提出的语法整合模式, 指出概念和语言整合的操作构成了语法句式的语义基础。Mandelblit的分析进一步指出, 在跨语言方面, 非常相似的整合结构(blending configuration)构成了句式的语义基础, 不同的语言中语法系统来自对概念整合进行形式标记的不同变体。

本文以Fauconnier 和Turner(1996)和 Mandelblit(1997)提出的语法整合为基础, 分析英汉语中致使移动句的整合操作的异同, 以便揭示英汉句子生成和思维的差异。

### 2. 概念整合和语法整合

概念整合指的是一个普遍的认识操作, 在这一操作中, 来自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结构被映射到第三个空间中, 既整合空间。映射是基于两个输入空间之间的可观察到的相似之处, 由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跨空间映现标示出来。概念整合一个主要的结果是把几个概念结构整合到一个概念单位中去。Fauconnier 和Turner(1994: 13)列举了一位哲学家的一段话来说明概念整合在思维和语言中的作用。

I claim that reason is a self-developing capacity. Kant disagrees with me on this point. He says it' s innate, but I answer that is begging the question, to which he counters, i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at only innate ideas have power. But I say to that, what about neuronal group selection? And he gives no ans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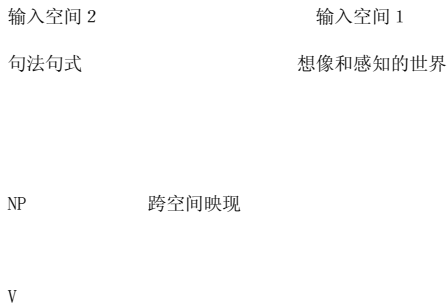
在这段话中, 说话人构建了两个输入空间: 一个说话人所构建的心理空间; 另一个是康德的写作所构建的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共享有一个框架结构, 即一个思想家, 他们的主张和思考, 表达的方式, 某种语言等, 这个框架结构是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 与两个输入空间相互联系在一起。另一个空间就是整合空间, 在这一空间里, 说话人使用了辩论框架, 说话人与康德同时出现, 并进行着一场辩论, 他们相互府识, 使用同一语言讨论同一问题。而在各输入空间中, 它们相互不认识, 一位使用英语, 而另一位使用德语, 他们也不可能进行辩论, 这说明整合空间具有两个输入空间所不具备的突生结构(emergent structure)。

Coulson(1997) 列举了“trashcan basketball”来说明概念整合的操作过程。两个大学生在宿舍里挑灯夜读, 他们不断地撕纸, 并把它们揉成纸球, 沮丧地把它们扔到废纸箱里(trashcan), 人戏称之为“trashcan basketball”。这一词组的整合来自不同的心理空间, 它们分别为垃圾的处置和篮球, 整合空间包含了两个输入空间的部分内容和结构, 形成一个新的概念。

概念整合可建立不同输入空间之间的认识映现, 所谓映现就是一个心理空间的实体与另一心理空间的实体对应起来。当我们称揉卷的“纸”为“球”, 我们就在利用跨空间的映现了。在整合空间中, “trash”和“a piece of paper”都由“trashcan basketball”来表征。“trashcan basketball”通过人类思维的类比, 把“trashcan basketball”类比为真正的篮球比赛。跨空间映现是以同一、相似和类比为基础的。

语法整合是概念整合的一种类型, 它是分析句子生成和解释的模式(Fauconnier & Turner 1996, Mandelblit 1997)。句子生成包括想象的事件(conceived event)和句法句式的整合。句子的解释首先由重构整合结构开始, 句法句式作为整合框架(integrating frames), 可使复杂事件的语言表征成为句法句式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有时语言的整合操作标示出概念整合的操作, 通过概念整合, 丰富和复杂的事件被整合为一个压缩和抽象的事件图式(event schema), 这个事件图式就是句法句式。

语法整合的主要思想是, 一个想象和复杂的事件的概念表征(输入空间1)可与句法句式(输入空间2)整合在一起, 在整合空间中, 复杂和想象的事件由整合的句法句式体现出来。在语言层面上, 整合操作导致一个句子的生成, 该句子通过句式为想象和感知事件提供了语法上简明的体现, 如图1所示(Mandelblit 2000:199)



语法整合与其它概念整合一样，只有人们感知到复杂的事件与句式之间存在某种跨空间映现时语法整合才能发生，因此这种跨空间的映现是语法整合发生的前提。

根据语法整合的观点，语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标示出世界上的事件和句法句式之间的各种整合结构。在解释整合时，语法为听读者提供必要的提示。分析不同语言中句式和整合操作可向人们揭示相似的整合结构构成了表面上不同的语法系统的基础。不同语言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每种语言逐渐演化而成的不同的语法形式系统，而这些语法形式系统反过来又是标示概念整合的重要工具。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通过英汉致使移动 (caused-motion) 的对比分析来证实以上的观点。

### 3. 英汉语中致使移动的表达和语法整合

#### 3.1 英汉语中致使移动表达的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致使移动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英语经过多年的演化已发展出来一种较独特的致使移动句式 (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专门用来表达行为和移动因果顺序的整合：NP. V. NP. PP. 请看下面的例句 (Fauconnier & Turner 1996: 113)

- (1) Jack *threw* the ball into basket.
- (2) Peter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 (3) Tom *sped* the toy car around the tree.
- (4) Tony *let* the tank into the compound.

Goldberg (1995:5) 认为，句式本身具有意义，基本句式的类典型意义反映了人的经验中最基本的场景 (scene)，其它扩展的意义都使用同一句式，形成了围绕这一类典型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性网络 (family resemblance network)。她进一步指出，出现在该句式中的动词具有一个基本的意义，而句式则是多义的，具有类典型和扩展的意义。如果动词的基本义与句式的类典型意义或扩展的意义相一致，该动词就可在该句式中使用，动词的意义与句式意义使在句式中整合协调起来。

英语的致使移动句式 NP. V. NP. PP. 具有一个独立、抽象的语义结构 “cause to move”，而动词 “throw” 的基本义说明了使用力所造成移动的过程，例如句 (1)。“throw” 的基本义和句式义的溶合便产生了句 (1) 的解释：由于杰克的投掷，球被迫产生移动进入篮筐。

一旦句式具有了一个类典型意义，我们就必须解释扩展的句式义与其它动词的溶合的问题，她认为扩展义与类典型义的关系是，扩展的类典型义继承的语义结构越多，该扩展义的理由性越大。Goldberg (1995:161) 对英语致使移动句式的扩展义进行了详细地描写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英语中致使移动句的四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以 “throw” 为代表的类典型致使移动句式。一些动词像 “throw” 一样明确详细说明了致使移动和其成分。

“throw” 详细说明杰克的行为，球的移动以及杰克和球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关系的三种类型是动词本身并没有详细说明致使移动，了可用于致使移动句式中，这些动词突显了致使移动中起作用的不同成分。

第二种类型是因果的施动者的行为：正如图 (2) 所示，动词 “sneeze” 只对应施动者的行为。根据框架语义学的分析 (Fillmore 1982)，该动词不包括宾语和宾语的移动。所表达的意义是：皮特打喷嚏，桌布移动、掉下桌子。

第三种类型是受事的移动：正如图 (3) 所示，动词 “speed” 对应玩具汽车的移动，尤其对应这一移动的方式。所表达的意义是：汤姆按动遥控器，玩具汽车加速围绕树移动。

第四类型只表示移动的因果关系：正如图 (4) 所示，动词 “let” 没有说明托尼的行为或坦克的移动，它主要指限制的取消。

汉语在表达致使移动方面与英语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汉语没有像英语那样具有一个专门表达致使的致使移动句式。但这并不是说，汉语无法表达致使移动现象，汉语发展了一些不同语法机制来表达致使移动。

我们使用英汉对译的方面来比较分析和解释汉语在表达致使移动时所使用的语法手段。我们首先看一看第一类的英语致使移动的句子。

- (5a) Norman kicked the ball into the room.
- (5b) 诺曼把球踢进了房间。
- (6a) Mary hit the ball out of the park.
- (6b) 玛丽把球打出了公园。

汉语主要使用其较独特的 “把” 字句式来表达类典型的致使移动。这是因为 “把” 字句式是一个具有 “位移” 意义的句式，“位移” 不外乎 “自动” 和 “他动” 两种图式。“把” 字句是 “他动” 图式，“他动” 图式的重要方面就是 “移动需要驱动” (张伯江 2000)。“把” 字句的致使性是其成为表达典型致使移动的主要形式。

对第二种类型的致使移动句式，主要指因果的施动者的行为，译成汉语时，把英语中紧密整合的致使移动句式进行分解，说明动词所表达的主要是施动者的行为，而施动者的行为是补语的致使因果关系。

- (7a) Peter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 (7b) 皮特打喷嚏，把桌布吹下了桌子。
- (8a) The audience *laughed* the poor guy off the stage.
- (8b) 听众大笑，把这个可怜的家伙赶下了舞台。

第三类的英语移动句式是指受事的移动，译成汉语时，英语整合完好的句式必须分解，使受事移动这个隐含在英语句式中的意义明晰化。在例 (9) 和 (10) 中，施动者使用某种工具和材料，使受事者移动，例如：

- (9a) Tom *sped* the toy car around the tree.
- (9b) 汤姆使玩具汽车加速围绕大树转。
- (10a) Sam *rinsed* the soap out of his eyes.
- (10b) 山姆用清水把肥皂人眼睛里冲洗出来。

(11a) The shepherd trotted his flocks through the street.

(11b) 牧羊人驱赶羊群小跑着过街。

第四类英语致使移动句与汉语的“让……”句式相似，可以对译。英汉语中的这二个句式对施动者的行为，受事者的移动和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详细说明。例如：

(12a) Tony let the tank into the company.

(12b) 托尼让坦克进入院子。

(13a) Sam allowed John out of the room.

(13b) 山姆允许约翰走出房间。

综上所述，在英语致使句式中，由于感知事件的行为和顺序被整合到致使移动句式中，我们对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幕后认知”(backstage cognition) (Fauconnier 1994: xviiif)，幕后认知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再详细讨论。在上面的英汉对译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把英语句子译成汉语时，一些幕后认知的操作被突显出来。在这些例子中，翻译汉语中的句式突出了致使移动事件一些突显的方面，使这些方面从“幕后”跳到了“幕前”。

我们再观察一下例句(5) — (13)的主要动词。在英语中没有任何语言成分编码了句子的意义，一切由译者决定如何正确地理解和翻译移动事件。例如在例(7) a, b和(8) a, b中，我们只理解(7)为桌布从桌子上落下来；我们理解(8)为演员尴尬地从舞台上跑下来。在这些句子中，实际上我们对桌布、演员等的百科知识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每一个句子，这一点在英汉对译中看得很清楚。实际上这些最不引人注目但效率极高的概念整合，是语言理解和翻译中的障碍。下面我们再举例较为独特的例子来说明幕后认知在理解和翻译中的作用。

(14a) I don't think we'll be able to badge him out of there. (Grush & Mandelblit 1998)

(14b) 我不认为我们向人出示联邦政府侦探的徽章，就能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

这句话的语境是当地警察在不知情的情况政逮捕了一名卧底的联邦调查局侦探。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在讨论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权力，把侦探从监狱中救出来。涉及到的司法和警察方面的百科知识，而这些百科知识是我们理解和翻译句子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在汉译这句时，一些幕后的认知操作被推到了幕前，成为语言形式提供信息。

从跨语言的角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致使句子可被描写为是一些简单句式的扩展。Kemmer 和Verhagen(1994)指出，有一些基于力动力(force dynamics)和参与者的相互作用的致使性的认知模式，这些模式与一些基本模式有关，如及物和双及物的事件结构(event structures)。通过上面的英汉致使移动句子的翻译和对比，我们发现在英语中一些基本的模式(如及物和不及物的模式)可作为输入空间，被整合到英语的致使移动句式中去，而在汉语中这些基本的模式却没有整合为一，这是因为在汉语中我们没有专门表达致使移动的模式，而英语却有这一句式。正如Fauconnier 和Turner(1996:127)所指出的，整合是由现存的基本句式所驱动的，这是我们下一节要详细讨论的。

### 3.2. 英汉致使移动表达中语法整合的异同

认知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英语的致使移动句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和分析。Goldberg(1995)和Leek(2000)是从句式语法学的角度；Fauconnier 和Turner(1996) Mandelblit (1997, 2000)、Mandelblit 和Fauconnier(2000)、Grush 和Mandelblit(1998)则是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角度。这些研究是我们进行英汉对比研究的基础。

由于英语有专门表达致使移动句式，因此在英语有进行语法整合的压力，许多不很典型的动词(如speed 和laugh等)也被整合压缩到英语的致使移动句式中去。在汉语中，汉语的“把”字句式可表达英语中的第一类和第四类致使移动句，不能表达第二类和第三类(参见3.1.节)，由于汉语“把”字句式的特点(张伯江2000)，英语中致使移动句式的第一类和第四类与汉语中的“把”字句式肯定具有某种相似和对应之处。

根据Mandelblit(2000:204)的分析结论，第一类至第四类的英语致使移动句式的语法整合是非常相似的，它们之间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来自输入空间1的那个谓词(predicates)可被映现到输入空间2的句式动词空格(slot)中去，即它们的语法整合的差异在于不同跨空间(输入空间1到输入空间2的)映现。我们分析一下英语中第一类和第四类致使移动句差异和相同之处。

图2和图3(Mandelblit 2000: 204–205)简要地表示第一类和第四类的句子整合过程：



图 2

致使移动句式（输入空间2）

新的事件（输入空间1）

致使

施事 NP

行为 X

致使移动 行为

受事 NP'

方向 PP

Tank ? Y

Into-compound 移动方向

致使关系(1et)

事  
件

语法整合空间

NP (Tony)

V (let)

NP' (tank)

PP (into-compound)

图 3

从图2和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类句子和第四类句子之间存在的整合操作差异：第一类句子中的动词“throw”，其语义整合了新事件中的三个主要的成分：行为、致使关系和移动，三个成分都跨空间地映现到致使移动句式（输入空间2）中“V”上去。而第四类句子的动词“let”只整合了一个成分：致使关系，只有这个成分跨空间地映现到致使移动句式输入空间2）中“V”上去。

这两类句子相同之处在于致使关系都映现到“V”上去，也就是说动词“throw”和“let”都包含致使关系的意义。我们认为正因为这一相同之处才使这两类句子都与汉语的“把”对应起来，因为正如前一章所论述的，“把”字句式具有“他动位移”的意义，动词必须具有较强的致使移动性（张伯江200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类句子中的动词（如“laugh”）在其语义中不具有致使性。在语法整合过程，“laugh”只映现到“V”上去，是施事发出的动作，在“laugh”的语义和“the poor guy moves off the stage”语义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致使关系，而只有在整合后的句子（英语致使移动句式）中，“laugh”和“the poor guy moves off the stage”之间才具有致使关系，这是句式本身的意义所赋予的。请看图4：

致使移动句式（输入空间2）

新事件（输入空间1）

施事 NP 某些人在

行为 V 笑

致使移动

受事 NP'

The poor guy 某人走下  
(move) 舞台  
off the stage



图 4

由于汉语的“把”字句式要求动词具有致使性，“把”字句在表示致使移动方面，因此我们无法用“把”字句式直接翻译，而使用不及物和“把”字句相结合的方法。汉语的翻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致使移动的综合句式可分解为一些更简单的句式，如不及物句式等（Kemmer & Verhagen 1994）。

在英语语法中，没有任何形式标示出那个谓词可被映现到致使移动句式的“V”上去，句子的意义取决于语言形式背后的幕后认知。也就是说，一切由听读者重新构建整合过程以适应世界上可能的事件。在这个整合过程中，听读者在大脑中会激活许多相关框架、场境等信息。

虽然英汉两种语言在致使移动句子生成时都经历了相似的概念整合，但其语法整合的程度存在着差异：英语由于有专门表达致使移动的句式，其语法整合程度较高；而汉语的“把”字句只能整合第一和第四类致使移动句子，其它的二类句子汉语只能用简单的句式的组合来表达，这种简单句式的组合从形式上标示出新事件和句式之间不同的跨空间映现。

由于英语中四种类型的句子或者说四种不同类型的跨空间映现都可在整合在英语致使移动句式中，而汉语只有二种类型的跨空间映现可整合在“把”字句中，其它二种类型的跨空间映现只有用其它的语法形式表达，因此英汉两种语言在某种跨空间映现的结构上存在着表达和形式上的差异，这种跨语言的差异在我们进行语码转换的翻译时，从而导致了翻译的差异。

#### 4. 对比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溶合：方法论上的启示

从上面对比英汉致使移动的对比分析中，我们认为在两种不同语言语法体系中，在表达同一事件时，语言系统背后的所隐藏的幕后认知是如此的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对幕后认知不同的形式标示（formal marking）。

Fauconnier (1999:96) 认为，语言只是巨大的认知冰山的一角。当我们进行语言活动，我们会无意识地依赖大量的认知资源，激活模式和框架，建立多种连接和映现等等。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幕后认知如概念整合、框架和心理空间等是我们进行语言对比的认知基础和手段。

勿容置疑，幕后认知的所有特点其本身值得研究和理解，而不仅仅作为解释语言差异的手段。对于不是语言学家认知科学家来讲，语言差异无关紧要。但对认知语言学家来说，语言之间的差异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认知操作和对概念系统的理解是认知语言学家的研究中心，而语言之间的差异仅是许多相关信息来源之中的一个来源。下面我们从研究方法和认知概括性的角度，谈谈认知语文学研究对对比语言学研究方法革新的启示。

在研究方法上，认知语言学不仅研究语言使用的语境方面的因素，而且研究非语言的认知。非语言的认知如幕后认知是意义建构的基础。对认知语言学家来讲，语言只是我们观察大脑运作的窗口，探讨语言是如何帮助人们进行幕后认知，从而建构和交流意义的。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透过这扇窗口进行观察并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思维、认知过程的无意识性增加我们观察的难度，与语言在形式上的表现和差异并没有直接地联系。有时只有在丰富的语境下，我们才能察觉到不同语言形式背后相同的认知机制或相同语言形式背后不同的认知机制，从而从认知的深层上提示语言系统的异同点。

就认知概念性而言，概括性较强的概括是超越具体认知域的概括。例如本文中的语法整合和概念整合就是一个很强认知概括，这是不是一个关于语言内部的概括，而是连接语言现象外部的概括。认知语言学家特别关注在词汇、句子、句子和语境以及语篇层次上的认知概括的表现。他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认知映现和整合等是语言使用中意义建构基础。认知语文学和对比语言学的结合就意味着我们并非从语言内部或语言形式系统内解释语言之间的异同，而是从语言形式系统的外部解释语言之间内在特征。因此从研究方法和认知概括性角度讲，我们认为，对比语言学应该重视从语言外部的认知角度，寻求语言之间异同的非自足性的解释。而钻到语言系统内部去寻找语言之间的异同的方法，印证了苏轼诗中所描写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 参考文献：

Coulson, S. *Semantic leaps: The role of frame-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D].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7.

Fauconnier, G. and M. Turner. Conceptual Projection and middle spaces [J]. (Technical Report No. 9401). San Diego: Department of Cognitive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Fauconnier, G. and M. Turner. 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 [A]. In Goldberg, A. (ed).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C]. 113-130. Stanford, CSLI, 1996.

Fauconnier, G.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uconnier, G. Methods and generalizations [A]. In Janssen, T. and G. redeker.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9.

Fillmore, C. Frame semantics[A]. In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C].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1982.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Grush, R. and N. Mandelblit. Blending in language, 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the cerebral cortex [A]. In Brandt, P., F.Gregersen, F. Stjesnfelt and M. Skov. (eds), *The Roman Jakobson Centennial Symposium* (Acta Linguistica 31), 221-237. Copenhagen: Hans Reitzel Forlag, 1998.

Kemmer, S. and A. Verhagen.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and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event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5 (2), 115-156. 1994.

Langacker, R. A dynamic usage-based model [A]. In Barlow, M. And S. Kemmer (eds). *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 [C].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1.

Leek, F.V.D. Caused-motion and the “bottom-up” role of grammar [A]. In Foolen, A. and F. V. D. Leek(eds). *Constru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Liddell, S. Grounded blends, gestures and conceptual shift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9:3 283-314, 1998.

Mandelblit, N. and G. Fauconnier. How I got myself arrested: Underspecificity in grammatical blends as a source for constructional ambiguity [A]. In Foolen, A. and Frederike Van Der Leek (eds). *Constru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Mandelblit, N. *Grammatical Blending: Creative and schematic aspects in sentence processing and translation* [D].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7.

Mandelblit, N.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From syntax to morphology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197-251, 2000.

Turner, M. *The literary min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张伯江. 论“把”句的句式语义[J]. *中国语文*, 2000, (3).

张辉、李佐文. 从“red pencil”和“Fake gun”谈起: 形名搭配的认知语义学研究[J]. *外语研究*, 2001, (2).

张辉. 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M].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3.

[更多文章>>](#)

本站网址: <http://coglingchina.myanyp.cn>

“认知语言学在线”由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秘书处和“南京智汇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心”负责维护。

创建时间: 2004年3月3日。

电子信箱: [wyyj2007@yahoo.cn](mailto:wyyj2007@yahoo.cn)